

纯正历史剧回归，前景可期

——评电视剧《太平年》

李星文

作品,其后严肃文学领域鲜有影响广泛的历史小说出现。与此同时,一代历史剧创作者年华老去,创作也渐渐归于沉寂,尤其是台词字正腔圆、叙事密不透风、忠于历史精神的作品较为稀少。

2026年开年,《太平年》面世,让我们看到纯正历史剧的回归,经典戏剧张力的回归,以历史昭示未来的创作初心的回归。

在中国历史剧谱系中,两汉、唐宋、明清这些存续时间长的朝代呈现得比较多,而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入画比较少。大一统王朝的文治武功突出,好选材比比皆是;刀兵乱世人命如芥,难以找到入戏的抓手和英挺的人物。《太平年》迎难而上,从“五代”的中间一代“后晋”时期写起。以吴越国君主钱弘俶、北宋开国雄主赵匡胤和后周世宗郭荣为主人公,写了乱世终结、天下向安的进程和三个人在统一路上的功绩。

历史剧的基本属性有三:遵循历史框架、烛照历史幽微、活写历史人物。第一点是指大事不虚,第二点是指符合兴衰规律,第三点是指在历史的暗场中大胆进行戏剧假设,剧中人所做的事未必有但可能有,所谓或然历史。按此三点回首过去10年的作品,称得上历史剧并且有较大影响力的只有《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天下长河》《大秦帝国之崛起》等寥寥数部。

此次《太平年》从主题内涵到戏剧成色,从典章考据到制作水准,较同类题材又有新的拓展和提升。是剧就要看戏剧冲突,戏好是第一位的。《太平年》在戏剧品质上交出了高分答卷。

剧中既有老谋深算的运筹,也有血溅当场的抗争;既有静水流深的博弈,也有慷慨激昂的陈词。其塑造的人物群像,有些能在过往作品中找到同类项,有些则属于戛戛独造。文白间杂、典章有据会带来一些观剧门槛,但真正的看剧人不觉这是障碍,反倒有来回“拉片”的乐趣。

说观众咬不动硬菜,说市场容不下正剧,说新生代不接纳经典叙事,这些话都似是而非。《太平年》已打破这些所谓“定律”,给历史剧的创作抛下坚实的锚点。

《太平年》受到欢迎,《大汉赋(武帝篇)》《大唐赋之破阵乐》及《风禾尽起张居正》《江山大同》的筹备均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令人欣喜的消息。不过也要看到,历史剧的发展在当下仍面临着不小的考验。

首先,历史剧的创作是人才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叠加。创制人才的青黄不接是客观现实,历史剧所需的资金投入也是考验。降本增效是剧集行业当下的主基调,而历史剧因为场景、服装、道具、特效、周期之所需,又注定不是小股资金能够完成的项目。既想保证质量,又要考虑成本,加上观众审美趣味的集体向“短”,原本分两季、每季32集的《大唐赋之破阵乐》已

确定为24集的篇幅,而《大汉赋(武帝篇)》预计在30集左右。比之82集的《贞观长歌》和58集的《汉武帝》,这两个同题项目算是短篇了。篇幅缩短,必然会带来谋篇布局和叙事策略上的改变。这条创新之路一旦有所闪失,后续同类项目的立项制作会变得更加艰难。

其次,历史剧创作面临的舆论生态复杂。长剧的流量化生存,导致历史剧也不得不起用有流量的年轻演员,而一旦流量明星入局,剧作的创作传播就会受到粉丝文化影响。不同明星的粉丝之间互相拉踩,有些剧集还未播出,就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有些细微艺术改编会被一股脑儿指责为“歪曲历史”,平台、片方百口莫辩。粉丝的声音铺天盖地,理性的声音难以形成对冲。这就给历史剧创制带来风险。

2026年,历史剧的发展迎来新的契机。若想让历史剧在长远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有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一是在剧本中心制之下,开展资金充裕的创作;二是在尊重创作规律的氛围中,对不良粉丝文化和舆情毁剧的现象进行有效治理。诚如是,历史剧前景可期。

图为电视剧《太平年》海报(局部)。

资料图片

舞剧《牡丹亭》——

跨越时空的身心对话

苏青

作为跨越400年的经典文化IP,汤显祖《牡丹亭》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至情至性,在舞剧《牡丹亭》中实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身心对话。舞剧删繁就简,从原作55出中凝练出“梦巷”“画卷”上下两篇,不仅将“情深难诉”的感叹升华为对爱和自由的表达,更在新古典美学的写意与肢体张力中,舞出对生命的深沉慨叹。作品首演后受到好评,还通过B站跨年晚会出圈传播,为青年群体所喜爱。

创作团队深谙中国绘画精髓,以画制景,将舞蹈融入其中,诗、乐、舞、画合一。如“游园”一场,浓墨重彩,花神服色的赤红,丽娘服色的深粉、浅粉,春香服色的鹅黄,花仙服色的浅紫、月白,层层铺染。背景大面积的色块晕染彼此交融,以多层次的绿色呼应春情,却又倏忽变换,光影斑驳间,四时更迭、空灵苍茫的意象被描摹在舞台上。

全剧舞台调度在充分考虑叙事和情感的同时,暗合“近实远虚”“散点透视”原则,结合光影、动线构建作品意境。“游园”中,花神与杜丽娘穿梭交织,群舞与之呼应,时而聚拢如繁花簇锦,时而散开如雨丝风片,“膏雨烟浓”

“蛇紫嫣红开遍”的春日美景跃然眼前。群舞忽又静止,造型高低错落,与舞台上颇有现代意味的金砖粉墙一起,营造出汤显祖原作中“流觴曲水”“太湖山石”等自然意象。观众在品鉴一幅幅流动的美景时,油然而生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身临其境之感。“写真”“回生”等场次的群舞,也在疏密开合的节奏把控与空间处理中,完成传统与现代审美的对接,意境如梦似幻,为传统经典现代改编提供了新样式。

双人舞向来是舞剧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如“阳台双人舞”之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湖畔“定情双人舞”之于《天鹅湖》。《牡丹亭》中的双人舞“惊梦”可圈可点。方形延伸舞台的创新设计,将丽娘和梦梅的旷世之爱推向观众席。导演和舞者对戏剧张力的处理克制简约,通过留白,以少当多的方式结构舞段。丽娘三次折腰倾倒,虚实相映的双重影像与红色追光的投射,代表着两情相合;双人舞的托举和支点转换难度颇高,舞者的演绎却十分轻盈,以精湛的技艺奔赴梦境之约,展现了中华古典美学精神。

从文本《牡丹亭》到舞剧《牡丹亭》,从文



现场。二〇二六中国网络视听盛典演出资料图片

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迅疾之外,多点沉潜

古装悬疑剧吸引观众的看点,自然在精彩的权谋博弈。为此,《长安二十四计》大胆“做减法”,弱化甚至舍弃同类型作品常被吐槽的爱情线、亲情线,专注于“事业线”——谋略与冲突。剪去了旁枝斜蔓,腾出的空间用于丰满配角群像,做足情节转折,营造“集集有陡转、人人有故事”的悬疑空间,最终完成由复仇到护国的主题升华。这样“只做主线任务”,让不少观众为之叫好,收视率也名列前茅。

不过,连续急促地抛出悬

念,反转剧情,“钩子”很多,但对悬念的回应不够有力。观众时有“想不到”的惊诧,却少有“原来如此”的叹服。悬疑的魅力,在于探索人心的幽微复杂之处。《长安二十四计》在迅疾之余,挤压了人物在价值抉择与人性博弈中应有的沉潜空间,不能不说是遗憾。

(北京市海淀区 肖晨伟)



资料图片

字语言到身体语言,舞剧承汤显祖原本之主旨、意蕴、角色,借昆曲之腔、声、韵、白,又在意境营造、以简驭繁、时空写意等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牡丹亭上三生路,最是情深难诉”,艺术形式的变化必然导致叙述方式的不同。舞动起来的《牡丹亭》正努力在“经典原著—舞蹈语言—当代语境”中,找到适合舞蹈艺术本体的表达方式,并进一步凝练舞剧的结构,发挥身体语言的独特优势,让原著“至情”的精神内核,在舞蹈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上图为舞剧《牡丹亭》剧照。

资料图片

在暖和燃的交融中迎接春天

——观2026中国网络视听盛典

张明瑟

短视频、剧集、直播、微短剧、播客……如今,网络视听内容种类繁多,蔚为大观。由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活力视听 万象同屏——2026中国网络视听盛典”,从“大观”里优中选优,在4个小时里高密度捧出40个节目,展现了网络文艺的青春洋溢、活力满满。

晚会集结各大网络视听平台精锐力量,创作了一批创意十足的文艺节目。各大视听平台不仅是内容载体,更是最懂观众口味的“产品经理”。晚会主创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向平台抛出网络感、烟火气、年轻态等“提示词”,由其根据自身特色进行创作。深耕剧集的平台,提炼《太平年》《小城大事》《马背摇篮》内核主旨,创造性地编写歌舞节目;擅长非遗短视频和直播的平台,用《“机”巧》《画影流年》生动展示吴桥杂技、湘绣、黄杨木雕等令人惊艳的老手艺;在综艺赛道跑出好成绩的平台,则巧用各自IP,孵化《花开丝路》《一起开麦吧》等热闹的唱演秀。这些独当一面、被观众验证过的内容品牌聚在一起,拉升了晚会的含金量,给予“盛典”闪亮注脚。

晚会保持了“暖+燃”的情感基调,彰显了网络文艺向上向善的气质与文化自信的底气。生活节奏快,谁都想听首歌、看部剧、刷个视频,给自己充充电,加加油。晚会抓住这一文化刚需,别开生面地演绎普通人生活中的暖心故事:《搜索里的光》诉说王柳云等素人创作者“为自己发声,让自己闪亮”的真实经历;《声命体》借助新技术,帮听障人士在评论区语音留言……这股暖流,让普通人被看见,被观照,完成自我价值的体认。

如果说“暖”连接着小我,给人以心灵慰藉,“燃”则通向大我,激荡着文化自信。在互联网流行文化中,“燃”是一种追求极致、不服输、有朝气的审美特质,高度契合网友接受习惯,这也成为晚会激发情感共鸣的突破口。创演秀《角儿活》里蒲朔担子功、秦腔水袖功、婺剧靠旗耍刀等传承几百年的绝活,跟激情四射的流行说唱一拍即合,古老的戏曲艺术也能时尚感满满,让人不自觉地跟着哼唱,体悟传统文化之美。情景讲述《故宫守护者》用拟人化的“琉璃瓶逆袭上展台”的故事,解说故宫文物南迁历程,彰显烽火年代中国人对国宝的不渝守护,在观众

心里种下文化传承“该我上场”的种子。

晚会探索了红色文化的年轻态表达,体现出网络文艺不断提升艺术格局的主动担当。网络文艺曾一度被贴上“非主流”的标签,似乎跟革命题材相距甚远,但这两年,不少此类题材的短视频、微短剧创意水平和传播效果令人刮目相看。《马背上的摇篮》《征途》等节目,就将过去一年经过观众检验与认可的剧目和创作手法搬上舞台。情景剧《跨越时空的敬礼》将整个晚会推向高潮:新兵回到抗战现场,指导员望着祖国未来的孩子,深情说出“你要回去,回到你自己的战场”,令人瞬间泪目。革命精神就这样走进观众内心,让人也想在自己的“战场”为国家尽一份力。

2026中国网络视听盛典像一块棱镜,折射出网络文艺的熠熠光彩,它以青春之语诉说普通人的悲欢,又以匠人之笔书写文化的传承创新,在“暖”与“燃”的交融中,映照万千心灵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希冀。通过晚会以小见大,网络视听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力量,将继续在数字空间镌刻我们这个时代朝气蓬勃的精神气质。

以心听乐

孔祥东

前不久,俄罗斯指挥家瓦莱里·捷杰耶夫率领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亮相上海,演奏马勒交响曲全集,我连听了5天。有一幕令我印象很深:在“马勒九”的尾声,指挥家的手下之前接近1分钟的时间里,无一记掌声冒出,为整场音乐会画上完美的句号。

作为一名在舞台上度过大半生的钢琴家,我见证了中国古典音乐生态近30年来深刻而动人的变迁。

常有人问我,古典音乐为何有如此多的“规矩”?着装、安静、鼓掌的时机……这些礼仪,目的绝非筑起一道高墙,将大众拒于门外。恰恰相反,它们帮助我们穿越数百年时光,搭建与那些伟大灵魂对话的桥梁。

试想,当一位演奏者指尖流淌出肖邦夜曲中那一缕月光般的忧伤时,一声突兀的咳嗽或手机铃响,便足以将这片精心营造的情感星空击得粉碎。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是极其精微的“时间的艺术”。它需要完整的时空,才能展开其全部的精神维度。乐章间的停顿,往往是作曲家埋下的深刻伏笔——比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第三乐章末尾,那令人窒息的漫长渐强,正是为了积蓄力量,向第四乐章的光明发起冲击。此刻若掌声响起,无异于在故事最高潮处合上了书本。这些礼仪,本质上是对音乐作品生命的尊重,更是对艺术家与观众之间那份神圣契约的守护。

于我而言,这些规范绝非冰冷的教条。礼仪的核心是共情,而非束缚。我从不苛求绝对的静默。冬日羽绒服的窸窣声,难以抑制的轻声咳嗽,孩童天真的呢喃——这些都是音乐厅里真实生命的温度。有时,这些细微的声响反让音乐变得更加珍贵,因为它证明了我们正共同经历一段不可复制的时光。最让我感动的,莫过于观众被音乐直击心灵的瞬间。记得有一次演奏《黄河协奏曲》,当最后一个和弦落下,全场静默了两秒,随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与喝彩。那两秒的沉默,比任何掌声都更有力量,因为它代表了被音乐彻底征服后的震撼与回味。我常说:“我宁愿要真诚的失态,也不要礼貌的冷漠。”

然而,有些行为确实会刺痛艺术家的心。那并非源自无知的打扰,而是出于对艺术与公共空间的漠视。例如,在演奏最柔弱的乐章时,肆无忌惮地举着手机拍摄,刺眼的光亮与快门声如同粗暴的闯入者;或是将音乐会当作背景音乐的社交场,全程高声谈笑。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或许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为了彰显自己“懂行”,故意突兀地拍手,这种表演性的掌声亵渎了音乐。行为背后,缺失的是对艺术、对他人最基本的一份尊重。

回望这些年中国古典音乐听众的成长之路,我满怀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提前聆听作品、阅读背景,带着理解走进音乐厅。他们的眼神里,有好奇,有渴望,更有一种日渐成熟的专注力。这是一种从“听热闹”到“听门道”,再到“听内心”的巨大跨越。

礼仪的最终目的,是通向自由——让我们从日常的纷扰中抽离,获得一个纯粹而深沉的灵魂共鸣空间。所以,亲爱的观众,当你再走进音乐厅时,不必因“规矩”而紧张。请将手机静音,舒适地坐好,然后,只需敞开心扉。让规则内化成为一种自然的习惯,让外在的安静引领你内在的聆听。

因为,最美的掌声,并不总在曲终。它常常在音乐流淌时,在怦然心动中无声地响起,并永远回响。(作者为钢琴家)

善用人工智能 赋能语文素养

汤拥华

前不久,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提高全民语文素养的意见》,强调“强化数字赋能”“引导全民特别是青少年有益、安全、公平使用人工智能,提升话语表达力、价值判断力和文化鉴别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类产品在语文教育学习中的应用,既有经验,也有反思,还需辩证看待。

AI赋能语文素养,不能满足于将语文知识“技术化”。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常常利用AI生成动画效果,形象地地解说某一知识点,也喜欢借助AI让课本中的人物现身说法,与学生进行穿越时空的交流。这样做固然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但也有可能限制学生的思想。应该看到,语文学习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感受、思辨和想象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就是将表意文字的默会性和生发性发扬光大。AI最擅长的技术,未必是语文最需要的素养。

AI赋能语文素养,也不能迷信AI能力训练的“高效”。很多中小学生会借助AI的修改建议,一遍遍打磨自己的作文。自己先写,然后让AI润色,或者AI先写,自己再修改,如此反复几轮,得到AI高分评价的文章的确很少有“硬伤”,内容妥帖,形式也有模有样,却总让人感觉缺乏个性和生气。写作能力的提升有章法可循,但“章”必须有开放性,“法”必须是“活法”。如果AI的辅助不给主题、题材、视角乃至语言上的多样化留空间,只在一套评测标准下进行内循环式的封闭训练,表面上很有效率,实则匠气十足,不利于语文素养的提升。

之所以提出以上问题,是想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语文教育不能简单地将AI当工具使用,而是要以AI的引入为契机,帮助学校乃至全社会重新理解提升语文素养的目标与路径。什么样的知识可以通过AI方便地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必须通过反复的识记和文化的浸润才能掌握?AI时代哪些语文能力过时了,哪些方面有了更高要求,又有哪些新的能力成为必需?这些问题有待解答。

目前AI工具尚未成熟,语文教育可以与AI研发相互促进,引导全民特别是青少年辩证认识AI带来的新经验,在提升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同时,持续思考人何以为人,文化何以文化,逐渐形成适应时代需求的学识素养、情感态度和品德修养。这不仅向语文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意味着人文教育的再出发。



本版邮箱:wenyipl@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胡妍妍 版式设计:沈亦伶